



WESLEY THE OWL

卫斯理的守候

〔美〕史黛西·奥布莱恩 著 高雪莲 译



南海出版公司



WESLEY THE OWL

卫斯理的守候

〔美〕史黛西·奥布莱恩 著 高雪莲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卫斯理的守候 / [美] 奥布莱恩著; 高雪莲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0.12

ISBN 978-7-5442-4992-8

I. ①卫… II. ①奥…②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529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9-041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Wesley the Owl: The Remarkable Love Story of an Owl and His Girl

Copyright © 2008 by Stacey O'Brien

Photographs on pages 31, 35 (top), and 100 Copyright © 2008 by Wendy Francisco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Andrew Num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卫斯理的守候

[美] 史黛西·奥布莱恩 著

高雪莲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特邀编辑 袁 静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72千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992-8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
安·贝克·法里斯和哈斯科尔·格伦·奥布莱恩，
是你们给了我飞翔的翅膀；

感谢留给我美好回忆的奶奶，
艾格妮思·“瑞米”·奥布莱恩，
是你在我尚未出生时，
拯救了一只仓鸮，把他养大，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爱。

作者的话

简明起见，我没有一一提及这十九年间和卫斯理住过的每个地方及每个室友。多年来，我搬过许多次家，但没必要让读者也跟着我跑一趟。另外，书中的某些人我也用了化名。

从故事一开始到现在，联邦法律中关于保护野生鸟类的条款变得越来越严格。未经允许擅自收养任何野生鸟类或者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都是违法的。如果你发现地上有只雏鸟，请试着把它放回巢里去吧。然后你可以看看，一个小时之内它的父母有没有回来。它们并不会拒绝被人类或其他动物触摸过的雏鸟。鸟类的嗅觉方式和哺乳动物不一样。如果你无法把它放回巢里，那就送到动物救护中心吧——那里有专业的野生动物保育员，会悉心地照料它。

为了保护动物免受虐待、杀戮，保护它们身处的环境，目前还有很多迫在眉睫的工作要做。我建议大家投入到保护人类伙伴的战役中去，你可以加入一个组织，比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珍·古道尔研究所、奥杜邦学会、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等。此外，去当地的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做义工也很有意义，那里一直在寻找，并且非常乐意培养愿意真心提供帮助的人。

目 录

1 猫头鹰之道	1
2 他既驯服于你，你便当以终生相报	11
3 仓鸮幼雏	21
4 爱我，也得爱我的猫头鹰	31
5 学飞	45
6 长翅膀的顽皮小猫	65
7 就爱吃老鼠	83
8 相互理解	93
9 化身博士	105

10	一个生物学者的一天	121
11	猫头鹰不是水鸟	141
12	深情厚谊	161
13	交配磁带	185
14	十五年的守候	199
15	暮光	215
16	尾声	221
17	后记	229

1 猫头鹰之道

一九八五年那个下着雨的情人节，我爱上了一只刚出生四天的仓鸮^①。其时，我已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了将近一年。就在这一天，一位科学家把我叫进办公室，说有一只仓鸮的翅膀受伤了，“史黛西，他需要一个安稳的家。”

这只小猫头鹰真是太弱小无助了，连头都抬不起来，也没法使自己保暖。他的眼睛还没睁开，除了脑袋上的一撮白毛和背上的三条绒毛，全身都粉嘟嘟光溜溜的。他孱弱的身形怎能不让我动心，可以说，他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惊叹的生物了，无助得教人心疼。噢，还有，他那两条瘦得极不协调的长腿，歪歪倒倒地伸着，超大号的爪子时不时地向人挠过来；骨瘦如柴的身体上有两个小小的突起，那里将是他羽翼生长的地方；此外，

^①猫头鹰的一种，又名猴面鹰、猴头鹰等，属草鸮科。头大而圆，面盘为白色心形。仓鸮在世界各地均有分布，在中国多见于云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卫斯理三四天大。（史黛西 摄）

他还有一颗翼龙脑袋似的笨拙脑袋，一直晃来晃去。看上去，他就像是由多种生物的不同部位组装起来的一样。

本来，某家救助中心会收留他，那里的工作人员会借助外形酷似成年猫头鹰的玩偶来喂养他，并教会他如何在野外生存。生物学家们就是这样把濒临灭绝的鸟类（如沙丘鹤、加州秃鹰）养大，然后放归野外的。可是这只小猫头鹰一只翅膀的神经受到了损伤，即使有一天能飞起来，偶尔捕捕猎，他的翅膀也不可能承受野外生存所需的强度了。

和所有仓鸮一样，这个小宝宝闻起来就像枫糖，只是没那么甜，更接近奶油糖果和舒适的枕头合二为一的感觉。在我工作和学习的加州理工学院，很多生物学家都喜欢把脸埋进猫头鹰的脖子，呼吸他们甜美的气味。那感觉真叫人陶醉。

我们的草鸮科研究小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草鸮科

鸟类生活在除南极洲外的所有大陆上，共有十七种，但我们研究的只有仓鸮这一种，他们是北美洲唯一的一种草鸮，生活范围遍及英属哥伦比亚和美国的东北部及南部，此外，南美洲和旧大陆^①的部分地区也有他们的足迹。仓鸮的体型和渡鸦差不多，从头到尾长约十八英寸；成年后的体重大约只有一磅，但翼展却相当惊人，平均有三英尺八英寸，将近四英尺。仓鸮步态优雅，羽毛主要是金色和白色的，脸盘儿就像一颗白色的桃心。

他们不但外形迷人，性格更是惹人怜爱。加州理工学院的所有科学家最终都恋上了他们的鸟儿。一位身材魁梧的科学家，他的猫头鹰有一次挣脱束缚后飞进了大楼的通风系统，在那里弄伤了一只脚。猫头鹰是非常敏感的生物，很容易紧张。因而尽管伤口很小，之后也受到了很好的照料，一点儿都不痛了，他仍然坚持把头扭向一边，对我们不理不睬，也不吃不喝。这次意外让他伤心得失去了生活的信心，无论我们如何抚慰也没法让他振作起来。一天下来，猫头鹰死了。这位强壮的科学家轻轻地把他的尸体抱在怀里，哭了起来，之后，他还请了一段时间的短假。猫头鹰便是可以如此牵动我们的心。

这种悲剧性的行为在猫头鹰群体中并不罕见，他们的情感十分细腻，即使野生的也不例外。譬如说，一对终生为伴的猫头鹰，其中一只死了，另一只就不会再找新的伴侣，而是整日面对树枝坐着，深陷于沮丧之中，愣愣地盯着树干直到死去。猫头鹰用情之深之专，由此可见一斑。

^①生物学上指除了美洲及南极洲之外的大陆。

这就是猫头鹰之道。



我对动物的喜爱源于爸爸的影响。自我记事以来，他就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他常带我和妹妹葛洛莉亚去海上探险，或者就去家附近的洛杉矶国家鸟类森林公园，教我们观察动物的时候不要打扰它们。与那些生命的每一次邂逅都令我激动，仿佛它们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那么特别，又那么熟悉。我意识到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的个性。如果说，对太空科学家的最大奖励是与外星人对话，那么对我来说，最大的奖励便是赢得动物的信任了。

我渐渐学会了如何待在章鱼藏身的浅海岩石附近，伸出手，一动不动地引诱它们出来。它们生性好奇，因而最后总会伸出触手，先小心翼翼地碰碰我的手，然后便放心地从我手上爬过去。我和葛洛莉亚经常救助小鸟，也从猫爪下救回过蜥蜴。我四岁的时候，有一次妈妈漫不经心地把一只蜘蛛从墙壁上弹了下来，然后就扔进马桶冲走了。我不由得尖叫起来，接下去的一整天都哭个不停，因为对我来说，蜘蛛是如此无辜，却又如此无故地被杀害。妈妈被我这极端的反应吓得目瞪口呆，赶紧哄我。直到今天，我仍时常因人类的伙伴被滥杀而感到无比痛苦。

对那些更常见的“传统”动物来说，我也很有亲和力。我人生中最初的亲密伙伴，除了我的父母，便是路德维格——只具有一半柯利牧羊犬、一半德国牧羊犬血统的狗。路德负责

守卫我的婴儿床，我睡觉的时候它就躺在床下，我醒过来时它就走出房间去叫我妈妈。我开始蹒跚学步时，它一直照看着我，当我想要借力站起来时它就让我抓住它肚子上的毛。我会搂住它，紧紧抓着它的毛，它则小心翼翼地陪我慢慢地走。我一摔倒，它也就跟着倒下来，用身体接住我。可以说，是它教会了我走路。至今我仍记得，当我们一起蹒跚前行时，它不时回过头，用那双满含温柔的棕色眼睛耐心地看着我。我想，正是和路德的感情为我和其他动物的相处打下了基础。我非常感激我的母亲，她如此明智地教我去爱和相信路德。

除了对毛茸茸、多腿的复杂动物喜爱有加之外，小时候，我的卧室里还堆满了各种“实验品”——我把发臭的污水装在罐子或缸里，里面有无数奇异的生物，可以放在显微镜下做实验。还有一次，我弄来两百只蚕，后来孵化成两百只交配蛾，于是，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得把它们从床上扫下去。作为小孩，打扫自己的房间也是理所应当，不过得用上消毒剂恐怕还是比较夸张。当时根本没人敢进我的房间。

长大一些后，我和妹妹葛洛莉亚就被爸爸带到加州理工学院听课，在那里，我头一次看见了我童年时期的偶像珍·古道尔。当时我就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去非洲继承她的工作，便一直坚持去上斯瓦西里语课。等她再次来加州理工演讲，我还上前对她说了几句这门我新学的语言。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曾经有个梳着辫子的金发小女孩儿，跟她说过斯瓦西里语。

我和葛洛莉亚是小童星，二十岁之前我们常在好莱坞的录音室录歌。早在我五岁，葛洛莉亚三岁的时候，就和我们的

家庭乐队一起登台演出了。因为能唱谱（看着乐谱就能唱出来，不需要别人教唱），一年后我们便接拍了很多电视广告，录制了电影配乐，还在专辑伴奏里唱和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麦当劳、必胜客、喜跃猫粮、冰激凌、贝金斯仓储物流、加州葡萄干等商品的一百多支广告里，都有我们俩的歌声。另外，我和葛洛莉亚还为葛伦·坎伯、贝瑞·曼尼洛、海伦·罗迪、约翰·丹佛、卡朋特乐队等歌手、乐队伴唱，还为《洛奇 II》、《洛奇 IV》、《大法师 II：异教徒》及一大批迪斯尼电影配唱过。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音乐。爷爷是爵士大乐队的鼓手，而大伯就是米老鼠俱乐部乐队里的库比·奥布莱恩。可即便如此，鉴于我对科学的着迷和对动物的热爱，去读生物学还是显得更加顺理成章。一九八五年，我被加州理工学院的姊妹院校——西方学院录取了，当时，在那里上学的女性还非常少。西方学院的学生可以去听加州理工学院的任意一门课程，反之亦然，这样，两所学校学生的课程涉猎面都得到了拓宽。我更喜欢加州理工学院的氛围，便选了那里的课，同时，这也为我带来了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在生物行为研究学院和灵长类动物打交道。

几经辗转，最后我被调到了一个研究猫头鹰的部门。因为才刚研究过跟人类几乎一模一样的猴子，我曾担心研究猫头鹰会很无聊。那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还无知地认为他们只是鸟而已。他们看上去冷漠高傲，我只知道他们在夜间飞行，此外便几乎一无所知。这能有什么意思呢？之前我唯一见过的猫头鹰，还是奶奶收藏的那些杂七杂八的猫头鹰小雕塑，我想真的猫头鹰也差不多就是那样吧。但这份工作是全职的，而且我也

很需要钱，同时，它还提供了参与研究的机会，可以让人学到很多东西——对一位年轻的生物学者来说还是很称心的。

我接受了这份工作。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和那些与他们相处多年的著名科学家一样，我也爱上了这些感情丰富、气质独特的小生命。

“史黛西，”罗南·彭菲尔德教授——那位科学家说道，“动物园和其他机构都不愿意接受无法回到野外生存的猫头鹰，但总得有地方收留他吧。对你来说，把他带回家会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你可以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了解很多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

“你是说让我收养他吗？”

“没错。趁他现在还没睁开眼睛，把他带走，定能让你印象深刻。你可以好好观察，记录下他的声音和行为……”

这个机会让我又激动又害怕，收养这个小生命意味着去承担一份巨大的责任。我看着彭菲尔德教授，想弄清楚他是不是认真的。

“……通过近距离的接触，你可能会发现某些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东西。我认为这有益于我们对仓鸮的整体认知。你可以持续向大家提供你的发现。”

尽管还是很害怕，我仍想蹦起三丈高，抓住他的双肩喊，“好的，我愿意！”但事实是，我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尽量让自己显得专业一些。

“我得安排一下，不过我很愿意带他走。”

我就要和这地球上最美的动物生活在一起了。仓鸮和其他类型的猫头鹰不同。其他所有的猫头鹰都属于鸱鸃科，是所谓的“典型猫头鹰”，而仓鸮则属草鸮科。所有猫头鹰我都喜欢，但有机会去深入了解北美洲唯一的一种“非典型”猫头鹰，却更教人兴奋。

地球上最早出现的鸟类，始祖鸟，被发现于侏罗纪晚期的化石之中，距今约一亿五千五百万到一亿五千万年前。它具有恐龙的某些特征，却很明显属于鸟类。之后，鸟类逐步进化成很多分支，再后来，猫头鹰出现了。我的小猫头鹰就像一部活的史书。

据估计，化石里出现的最古老的草鸮生活在古新世。现代草鸮则出现在中新世中期，至上新世和更新世时演变为多个种类。仓鸮则最早被发现于更新世的化石中。尽管猫头鹰通常被归类为猛禽^①，但事实上，相比白天行动的隼形目鸟类，他们与欧夜鹰的关系更近。欧夜鹰，包括三声夜鹰，就像是普通鸟类和猫头鹰之间某种缺失的纽带。

在接触猫头鹰之前，我从未听说过什么欧夜鹰，书上那些讲述几百万年前某种动物登上历史舞台的部分也一贯被我略过。可一旦我有了自己的猫头鹰，这些信息就变得有趣起来。一百六十万年前，他的“祖先”就曾经在这里出没，也许与我的先人还住得非常近呢。让我难以想象的是，从那时至今，他的每一位祖先都成功地进行了繁殖，并且养活了小宝宝，代代

^①鸟类八大生态类群之一，涵盖隼形目和鸮形目的所有种类，包括鹰、雕、鸮、鸢等。

相传。就这样经过了一百六十万年，这根链条竟然从未断过（否则他也就不会在这里了）。当然，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宛如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一些科学家认为，鸟类可能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瞅瞅我那小猫头鹰的脚和喙，尤其在他还没长出羽毛的时候，这个猜测还真没准是真的。最近发掘出的一些化石告诉我们，某些恐龙也是温血动物，它们有羽毛，就像现在的鸟类一样筑巢为家，喂食及照料它们的宝宝。

猫头鹰的另一个独特之处便是他们的大脑结构，和大部分的脊椎动物都完全不同。比起对图像的处理，仓鸮的大脑皮层对声音的处理更加精妙。我很想知道，这对他和我，以及和我那以视觉主导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他的视点必然与众不同。他的世界也许比狗的世界还要奇特，因为狗也主要是通过鼻子和眼睛来处理感官信息的。狗是哺乳动物，也是社会性动物，因而和人类一起学会了共处之道，就这样度过了上千年。一些科学家甚至认为，正是因为彼此依赖，人类与狗才进化到了今天的模样。但是，学习跟一只非社会性动物相处却是一种挑战。猫头鹰并不群居，但一生忠诚于伴侣，一起过着孤立的生活。

不管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猫头鹰都很有趣，除此之外，他们的性情气质也独一无二——既淘气又好奇。我有位朋友，认识一个救助了一只小鸣角鸮的人，她说他就像一只长了翅膀的猫，飞起来后会像猫一样突袭任何物体。猫头鹰也富有创造力。比如，当我路过加州理工学院猫头鹰实验室

的某间办公室时，常常会看见一只猫头鹰在自娱自乐。他会从桌上抓起一支铅笔，然后扔到地上看着它滚远，接着就飞离桌面，在空中调整好一个角度，再猛地向铅笔俯冲下去。我还见过博士后们用鼻子紧贴猫头鹰的喙，和他们说话，自以为没人看见，此外还会蹭蹭鼻子，亲几下，玩点儿小游戏什么的。看上去就像狗和人类相处一样，其乐融融。我的猫头鹰能和我发展出如此绝妙的关系吗？我迫切地想知道答案。毕竟，驱使一个人成为生物学家或者自然学家的第一动力，便是对动物的好奇心和去理解它们的热情，正如驱使人成为太空科学家的，是在下一个星球或某个新星系里到底能发现什么一样。也许，这就是我从小梦寐以求的了解和认识野生动物的大好机会吧。我都用不着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地去往非洲或者亚马逊丛林，便已经遇见了属于我的动物。我的小猫头鹰正朝我走来。